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从传统与自由的关系来看基督教对当代中国的意义^①

黄保罗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讲座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决定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思潮,除去官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色彩极浓的新左派之外,强调复兴传统的国学热、与强调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是两股最有影响力者。而国学热往往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自由主义则又被笼统地视为西学的代表,两者的相遇很容易陷入非理性的中西之争,而忽略西学内部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合作却又冲突的复杂关系。因此,从传统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来看基督教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对于中西相遇及中国社会各思潮之间的关系处理,都非常重要。

所谓传统,它是人们用来界定人类发展历程的相对性概念,与其相对的是现代,其核心特点是强调时间纬度的历时性与强调空间的广泛性。它几乎被使用到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如,传统思想、传统行为、传统文化、传统技术方法等。传统是以前时代留下的一种文化、观念或行为模式,后代可以超越传统的习俗和限制,但却无法无视其存在,因此,它往往会成为个人、民族或国家的身份认同之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中国传统的本质,学者历来有众说纷纭的观点,^②笔者认为,注重此世的实用主义和强调极权的世俗主义是其核心。虽然强调神秘的道家(道教)与强调万物皆空的佛教为中国传统赋予了形而上的特色,但这只是中国的小传统而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大传统是强调此世秩序的儒家,它不仅代表了民间日用而不知的以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而且代表了政治上以忠为特点的极权观念。

^① 本文根据作者的学术报告摘要的部分内容撰写而成,见黄保罗 Huang Baoluo 2013:“从传统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来看基督教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Cong chuantong yu ziyou shijian de guanxi lai kan jidujiao daiyu dangdai zhongguo de yiyi” [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ity to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Liberty],中国神学论坛第六届研讨会 Zhongguo shenxue luntan dilijue yantaohui (Forum of Chinese Theology Sixth Annual Symposium) 2013年8月20-25日 英国牛津差传研究中心 Niujin chaichuan yanjiu zhongxin (Oxford Center of Mission Studies)、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 Niujin daxue Weikelifa xueyuan (Wycliff Hall of Oxford University)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Jidujiao yu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sichao [Christian Faith and Ideological Trends in Contemporary China]”。

^② 张岱年 Zhang Dainian 1984:“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Lun Zhongguo wenhua de jiben jingshen [On the basic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研究集刊》Zhongguo wenhua yanjiu jikan [The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hinese culture] 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Fudan daxue chubanshe [Fudan University Press]。张岱年 Zhang Dainian 1986:“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Wenhua chuantong yu minzu jingshe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national spirit],《学术月刊》Xueshu yuekan [Academy Monthly] 1986年第12期。许思园 Xu Siyuan 1984:“论中国文化二题 Lun Zhongguo wenhua erti” [Two themes on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研究集刊》Zhongguo wenhua yanjiu jikan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hinese culture] 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Fudan daxue chubanshe [Fudan University Press]。杨宪邦 Yang Xianbang 1987:“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 Dui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de zai pingjia” [Re-review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载张立文 Zhang Liwen 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Chuantong wenhua yu xiandaihua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The Pres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丁守和 Ding Shouhe 1987:“中国传统文化试论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shilun” [An attempt of stud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求索》Qiuxuo [Seeking] 1987年第四期。

虽然,儒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五经》背后的上帝与天的形而上根基,但自从秦汉以来,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发挥主流影响的儒家,已经世俗化为注重此世的思想体系;虽然理学与心性之学结合了佛道元素,但其注重实用与此世而缺乏有神论的形而上特征已经固定了下来。因此,真理与终极不再处于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被拉到了人间的精英、君子、圣人与君王的手中。这种强调有序和极权的思维模式占据了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国人的心理,因此,当极权面临挑战时,它无法从形而上的层面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论根基,便只有采取法家及暴力的强制性来维护自己。

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在制度、心理与观念的层面,都被迫进入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现代之中。在这种语境中,中国的传统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成了最主要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民族主义常常被错误地借用为维护中国传统与抵挡自由主义的工具。

自由的英语为 liberty,拉丁语词为 liber。^③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思想流派之集合的意识形态和哲学,^④其定义可以多种多样,表现更是千姿百态,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财产自由等等。^⑤

就本质而言,自由的核心如《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所说:“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这里的第一个要点是主张个人拥有自治权。第二个要点是隐含在上述语句中的人有从“任何事情”中判断出什么是“无害于他人”的能力。就第一点自治权来说,自由又可分为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在理论上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是存在的,但从人类的实践历史而言,因为人必须生活在由众人组成的社会中而无法避免责任,因此,绝对自由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渴望自由,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这就涉及到自由的第二个要点即人是否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无害于他人”的问题。18世纪从法国开始的“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s)们开始强调理性,反对以传统与启示作为信仰的最后依据、反对从信仰与宗教的视角来讨论自由。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康德将自由、上帝、不朽放在本质界(即超越纯理性)的范围,认为人凭理性无法完全认识自由的本质。基督教则从神启的圣经视角来看自由的本质,并主张:神是自主者、启示者和真理;神启示的话语与其本质是相同的

^③ Gross, Jonathan. *Byron: the erotic liberal*.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 5.

^④ Coody, C. A. J.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ors Goodin, Robert E. and Pettit, Philip.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p. 440. “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被定义为一种拥护自由的社会伦理。” Lord Acton 说:“自由并不是一种为了达成最终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政治的最终目标。” 蒂托·李维 Titus Livius (Titus Livius, 前 59 年 - 17 年)在其《罗马史》Luomashi [Roman history] 中、奥列利乌斯 Aolieliwusi (Marcus Aurelius, 121 - 180)在其《沉思录》Chensilu [Meditation] 对庶民相贵族取自由的政治都有所提及。但直到中世纪为止,这种对自由的追求都没有取得非常明显的成就与影响。直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时期,这种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才又重新开始,而且是以自由城市国家对罗马天主教极权的反对为特征的,马基亚维利 Majiyawelli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 - 1527)在《论李维》Lun Liwei [On Livius] 中论述了共和制政府的原则,而英国的洛克 Luoke (John Locke, 1632 - 1704)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论述,才促进了自由主义的本质性发展;特别是 1776 - 1788 年间在吉本 Jiben (Edward Gibbon, 1737 - 1794)等人的使用下,“自由”一词才逐渐脱离贬义的内涵而转变为“容忍、免于歧视的自由”。自由主义开始产生明确的定义,是在提出了“自由的个人能够组成稳定社会的根基”的概念以后。这又得益于洛克 Luoke (John Lock 1632 - 1704)首先在《政府契约论》Zhengfu qiyuelun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中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自由概念:经济自由(任拥有和运用财产的权利)以及知识上的自由(包括道德观的自由)。使得这些概念成了影响英国辉哥党人追求选择君王之权、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或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 - 1783)、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 - 1799)的理论根基。

^⑤ 英国的霍布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 1864 - 1929)在其著作《自由主义》中专门论述了洛克(John Lock)、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与潘恩(Thomas Paine, 1737 - 1809)的天赋自由,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 - 1832)的最大快乐原则的自由,以及科布登的放任主义的自由概念,并且详细介绍了自由主义的诸要素,如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人身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地方自由、种族自由和民族自由、国际自由、政治自由和人民主权,分别参见霍布斯 Huobuhusi [Hobhouse]、朱曾文 Zhu Zengwen 译 2009:《自由主义》Ziyou zhuyi [Liberalism], 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页 24 - 37, 38 - 49 和 8 - 23。

和绝对的,因为主的道就是真理及其本体(约 8:31-32; 14:6)。为了更好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将自由分成意志自由、行为自由与结果自由三个方面。二者的关系之理想状态是:从意志上人类可以自我支配,从行为上人类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但在结果上人类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而负责。因此,自治权虽然是广泛得到人类认可的自由之核心,而判断能力则受到人性本质的局限、行动能力则受到结果上的限制。

所以,在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语境中,中国传统之类的非西方社会,虽然无法反对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强调的自治权,但它们在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上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往往是切中其弊端的。也就是说,西方的自由主义所判断的“无害于他人”的结论与实践中所从事的“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往往不一定能得到中国等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于是在后发民族与国家中兴起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及“××特色的××主义”等等,就是这种体现。

中国大陆的国学热之兴起,从时间的视角而言,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反抗与纠正;可其本质却与空间视角的西学的挑战密切相关,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以及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定位,都与西学的进入中国密不可分。

因此,从上述传统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探讨基督教对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在中国传统看来,基督教是西学的一个部分,而基督教自身则强调其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世性。从实践上来说,基督教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是西学中的领袖与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世纪之前的历史中,西方社会不但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且受到罪性的人类传统之影响;自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强调理性的自由主义则是以基督教作为敌对面而兴起的,虽然其平等与自由的思想来源于基督教。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当成西学的代表,因为在西学的传统内部,基督教与强调理性的自由主义之间充满了合作与矛盾;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是冲突的,因为从普世性的视角而言,基督教与中国对传统的强调之间拥有极大的相容空间与合作可能性。因此,论及基督教对于当代中国的积极意义,我们至少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基督教代表着对终极和绝对的上帝极权之传统的坚持与维护。这与强调秩序与传统的中国国学热之间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双方可以在极权与权威的必要性、伦理道德的建设与世俗主义的消极性、以及秩序和稳定的必要性等方面充分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基督教将“极权与绝对”归于精神彼岸的上帝而不是此世的精英、君子、君王或圣人,则在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层面,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错误与失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基督教与强调理性的自由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张力。这主要体现在对人类认识和判断“有害”与否的能力与实践“有益”之事的的能力上,虽然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一样强调人的自治权。这对于中国语境中的自由主义者回应中国传统主义者的挑战,应当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基督教代表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自由的现代性思维,它与自由主义又有着密切的相通之处。

盲目的民族主义^⑥不仅无法通过传统来克服自由主义的消极性,而且会错误地把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传统与自由并非天然地决不相容,国学与西学都有其局限性,认识了这些本质特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不仅在克服过分依赖理性的自由主义上,而且在过分强调儒家传统的乐观人性论上,都有极大的矫正和弥补意义。

本期“国学、西学与神学栏目”刊发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何其敏教授的“在多样背景

^⑥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民族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实际上,如果有人指出,他们会感到非常恼怒。”见泰戈尔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著,谭仁侠 Tan Rensha 译 2010,《民族主义》 *Mizu zhuyi [Nationalism]*, 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 guan, 页 23。

中理解国学”，与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张桥贵教授的“多元宗教和谐与冲突”。前文根据作者发表于第二届“北欧国学与西学论坛”上的报告而撰写，特别从多民族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国学；后文根据作者在第十届“北京论坛”上的报告而撰写，从云南多元宗教关系视角探讨了多元宗教之和谐与冲突的理论。“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赵杰教授的“‘圣地’曲阜宗教‘生态’调研报告之一”，与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陈焕强的“当代中国大陆网络基督徒社群研究”。前文根据作者在第二届“北欧国学与西学论坛”上的报告而撰写，以社会调查为基础而探讨了以儒教与基督教关系为例的曲阜宗教生态；后文是获得第一届中芬天使学术论文奖二等奖的论文，从多媒体的视角探讨了当代中国大陆的网络基督徒社群。“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收录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梁慧博士的“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读圣经的？”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吴莉苇博士的“视角转换与经典的诠释”。前文的探讨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后文则从新教传教士对儒学与一神教之关系的讨论研究了汉学典范转移。“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中国中山大学中文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姚达兑的“晚年马礼逊与儒耶争胜”与四川大学宗教所王东的“民初基督教救国运动个案研究”。前文以《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一书为中心进行探讨，后文的探讨是以张之江《证道一助》为例而进行的。“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芬兰赫尔辛基天主教会神父鲁道夫·拉仁兹(Rudolf Larenz)的“物理学需要第二次科学革命吗？”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原春燕的“离念与恩典”。前文是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对话而主要探讨了基督教促进物理学基础问题的解决，后文主要对佛教、基督教对信仰偏执问题的解构力进行了研究。“书评与通讯栏目”，首先收录了中国神学论坛秘书长王文峰对第五届中国神学论坛美国波士顿研讨会的综述“基督信仰与 21 世纪的中国”。其次收录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尚季芳和赵赫依的“一部研究边疆医疗卫生史的力作：《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疗服务研究》评介”。最后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王志希的“作为‘中国经验之产儿’的自由主义神学？——读 Lian Xi's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 - 1932*”一文。

2013 年 5 月 30 日于赫尔辛基

English Title:

**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ity to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Liberty**

Paulos HUANG

Ph. D. & Th. 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ost-doctor, Tokyo University

Kuang Yaming Distinguished Chair - 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Changchun, Jilin, China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Adjunct -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Email: paulos.z.huang@gmail.com